

# 翻译不确定性的认知理据

吴小芳, 蒋金运<sup>①</sup>

(广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州 510006)

**摘要:**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认为, 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 是在译者感知体验原文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 译者的识解方式在翻译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是产生翻译不确定性的主要理据。识解方式主要包括详略度、背景知识、视角和突显。详略程度的高低、背景知识的差异、视角的差异和突显焦点不同, 译者对原文的识解会产生一定的差异, 从而导致了翻译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 翻译不确定性; 认知语言学; 识解理论

自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来, 关于翻译不确定性理据探讨问题形成了两大主要阵营: 以美国著名逻辑学家、语言哲学家为首的威拉德·奥曼·奎因 (Willard Van Orman Quine) 的行为主义阵营和以法国著名哲学家为代表的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的解构主义阵营。奎因在行为主义意义论的基础上提出翻译的不确定性主要归因于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指称的不确定性或不可测知性; 而解构主义翻译观则把翻译的不确定性归因于译者毫无限制的创造性。两者都没能为翻译的不确定性提供合理的理据。然而, 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识解理论, 能对翻译不确定性作出合理的阐释。“识解”这一概念源自认知心理学的“意象”概念。Langacker 将其定义为: “We have the ability to construe the same situation in many different ways” 它包括详略度、辖域、背景、视角和突显五个因素。<sup>[1]23</sup> 详略程度的高低、背景知识的差异、视角的不同以及关注焦点不同都会导致人的识解方式不同, 自然理解的结果也就不一样并最终在语言表达式上体现出来。

认知语言学翻译观认为, 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 是译者在体验和认知原文的基础上识解原文, 并将其所识解的结果在译文中表达出来。而原文文本是作者采用一定的识解方式在感知体验某一情景或事物的基础上形成的, 并以语言形式体现出来的结果。原文文本一经形成, 就成了客观世界的一部分, 与客观实体一样, 有棱有角, 有内容, 作者既定的识解方式便隐含其中。人们在感知体验客观世界时, 总想尽力反映客观世界的原貌, 然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不像镜子成相那样直接简单, 它是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认识世界的过程。译者在感知体验原文这一实体时, 也总想竭尽所能忠实于原文, 尽量与原作者的识解方式保持一致, 但由于受到详略度、背景知识、视角和突显等四个

识解因素的影响, 译者的识解方式与原作者的识解方式有所偏离, 这就导致了翻译在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

## 一 背景知识与翻译的不确定性

背景知识包括百科知识、框架、认知域、理想认知模式、以及辖域等等, 是认知主体识解某一实体提供一个参照点。它细分为译者的主观背景知识和客观背景知识。前者指译者在与客观世界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百科知识; 后者指译者识解实体时的地理、社会、环境、场景等具体背景知识, 可以大到社会历史背景, 也可小到理解某一具体概念时所涉及的直接辖域, 如理解概念“hand”的直接辖域或参照点为“arm”。作为认知主体的译者对某一实体进行识解时, 由于各自背景知识的差异, 对同一实体的识解结果也会有差别。如“week-end”, 译者们识解为“周末”、“休息时间”等基本语义成分, 香港人把它的时间跨度识解为“一天”, 中国大陆人或欧洲国家人识解为“两天”, 而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退休人会把它识解为“一天半”。又如“west wind”, 由于背景知识的差异, 中国人把它识解为“寒风”、“不好的事物”, 而西方人则识解为“暖风”、“希望之风”等。再如莎士比亚的著作《哈姆雷特》的译本很多, “一千个译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是由于不同时代的读者或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 (当然包括译者) 的背景知识不同, 对《哈姆雷特》的识解也就不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爱情与自由》的不同译本也是如此。

著名诗人殷夫 1929 年的译本为: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sup>[2]487</sup>

<sup>①</sup> 收稿日期: 2008-07-15

作者简介: 吴小芳, 女, 湖南吉首人,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认知语言学; 蒋金运, 男, 湖北安陆人,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翻译研究。

当代著名翻译家、作家兴万生则将此诗译为:

自由与爱情!

我都为之倾心。

为了爱情,

我宁愿牺牲生命,

为了自由,

我宁愿牺牲爱情。<sup>[3]107</sup>

殷夫和兴万生两位翻译家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不同的背景知识导致他们对同一首诗的识解不一样,这种识解差异最终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们译诗用语和风格上。殷夫生于1909年,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政府杀害,是一位爱国主义文学革命战士。他所处的历史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时期,国民党进行白色恐怖统治和高压政策,采取残暴无情的镇压手段。黑压压的乌云,笼罩在当时的上空,使人们透不过气来,更使爱国战士们的事业重重受阻。在这种冷酷无情的社会客观存在中,爱国战士殷夫把裴多菲的这首诗识解为振奋人心和激励斗志的诗。这种识解结果致使他采用中国古体诗中的五言绝句的诗体,因为五言诗的句式简短,让人读起来琅琅上口而又铿锵有力。而当代著名翻译家、作家兴万生先生是在1958年-1963年期间撰写《裴多菲评传》这部著作的。这段时期正值新中国成立不久、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全面建设祖国的时期,全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种认知知识,使他把这首诗识解为一首抒情似的散文诗。他的识解结果体现在语言表达上就是语势舒坦柔和。

## 二 详略度与翻译不确定性

译者在感知或描写原文文本实体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原作者在感知实体时所采用的详略程度的影响。如果原作者用的详略程度高,那么译者所采用的详略程度就高,其识解空间就小;如果原作者采用的详略程度低,留给译者的识解空间就大,此时,详略程度的高低就取决于译者本身,翻译的不确定性也就由此产生。例如《哈姆雷特》中著名的对白“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中“be”的详略程度比较低,留给译者的识解空间较大,译者的识解结果自然不一样,因此产生了很多译本,如:

朱生豪: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卞之琳: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梁实秋:死后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个问题。

黄兆杰:应活吗? 应死吗? ——问题还是:……<sup>[4]266</sup>

四位先生采用不同的详略度对“to be”分别识解为“生存”、“活下去”、“存在”和“活”,这四个词汇的详略度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依次排列为:

存在 → 活 → 活下去 → 生。

与之对应的“not to be”的识解结果按照同样顺序排列为:

不存在 → 死 → 不活 → 毁灭。

四个详略度不同的词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不同识解结果。“存在”是详略度最低的中性词,表示“事物持续地占据着时

间和空间”。世间万物,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都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梁实秋先生把“to be”识解为此意,充分体现了Hamlet经受沉重打击和挫折之后内心无助、迷茫、消沉的心情,他将自己看作是一副没有灵魂的躯壳,如同行尸走肉,犹如无生命的物体一样虚无飘渺地存在于世间。梁先生的译文所暗含Hamlet的心理状态应该是:是如同草木般存在于世间、继续消沉呢,还是与其这样不如消失。其次是“活”,详略度高了一层。它表示“有生命”,是存在的一种具体方式。黄北杰先生将“to be”识解为此意,体现Hamlet没有将自己看成毫无感情的草木之物,暗示了Hamlet还没有完全消沉下去、还没有完全失去斗志的状态。此译文的弦外之音是: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活着呢,还是死去。而“活下去”又比“活”更高一层,体现了“活”的具体状态,在语势上比“活”更加铿锵有力。卞之琳先生的译文所体现的Hamlet的心理状态为:坚强地活下去呢,还是不活。详略度最高的便是“生存”,其意为“保存生命”,在语体上比“活”或“活下去”显得更加正式、庄重。朱生豪先生把“to be”识解为此意,充分体现了Hamlet在矛盾的心理状态下做出选择时的那种严肃坚决的态度。其译文的暗含之意为:是好好保存自己的生命、等待复仇机会呢,还是毁灭此生。

通过分析可知,译者在识解原文文本时,采用的详略度不同,对原文文本意义的理解也会有所差异,从而导致了翻译在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

## 三 视角与翻译的不确定性

视角是指观察和描述实体的角度或立场。观察角度不同,识解也就不同。原文是作者采取某一特定的视角对某一特定的实体进行识解的结果。作者识解一结束,原本便成形,脱离作者意识的控制,成为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成为实体。而译者对原本进行翻译时,是在体验和认知原本实体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感知体验过程中,选择的视角不同,原本中就会突显不同的识解内容,因此识解结果就不一样,最终将在译文中体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原文相当于原型,不同的译文是这个原型中的成员,它们之间具有家族相似性,但同时各有特征,这一特征就体现了翻译的不确定性。如杜牧的《秋夕》这首诗,不同的译者站在不同的观察角度对这首诗进行识解,产生了不同的译文。

原文: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译文(1):

A cross the screen the Autumn moon stares coldly from sky,  
With silken fan I sit and flick the fireflies sailing by.

The night grows colder every hour —— it chills me to the heart

To watch the spinning Damsel from the Herd Boy far apart

(Giles译)

译文(2):

Autumn has chilled the painted screen in candlelight

A silken fan is used to catch flitting fireflies  
The steps seem steeped in water when cold grows the night  
She sits to watch two stars in love meet in the skies

(许渊冲译) [15]

仔细阅读两首译诗, 不难看出, Giles和许渊冲两位译者站在不同的立场, 采取不同的视角对原文进行识解, 其译文主题意义和审美意义也不尽相同。[15] 原文就像一个舞台, Giles站在第一人称的立场来识解, 把自己置身于舞台上, 就像在演绎自己的人生故事一样, 娓娓道来。而许渊冲先生则选择第三人称的视角来识解原文, 把自己摆在“观众”的位置, 观看着舞台上发生的一切。第一人称视角的选择导致Giles主要按照时间顺序来识解原文, 其识解结果体现在译文中便是: 根据自己所见所做的进行叙述; 而第三人称视角的选择则导致许渊冲先生主要按照空间顺序来识解原文, 其识解结果体现在译文中便是: 先对舞台背景进行描述, 然后再叙述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事情。视角不同, 不仅导致了行文的不同, 还产生了效果的不一样, 译文(1)给读者一种亲近感, 而译文(2)给读者一种客观真实感。

#### 四 突显与翻译不确定性

突显原则的认知基础是我们人类有确定注意方向和焦点的认知能力, 主要有侧面/基体和射体/界标两类不同的突显。在同一事体或关系述义中,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注意焦点来突显实体或关系述义中的某一部分, 使其成为侧面。而在同一侧面关系中, 我们也可突显其中的某一参与者使其成为关注的焦点, 成为射体。因此, 译者在识解原文时, 由于关注焦点不同, 其识解也就不同, 对原文的识解结果也会有诸多的不确定性。例如:

原文: He had cleared up those confusions which arose from different medicines that had the same name and from various names that had the same substance

在原文主句中, 射体为 he, 界标为 confusions, 而在一级从句中, 主句中的界标 confusions变成了射体, 其界标为 medicines和 names, 在二级从句中, 一级从句的界标 medicine和 names成了射体, 其界标为 the same name和 the same substance, 即:

主句: 射体 = he 界标 = confusions

一级从句: 射体 1 = 界标 = confusions 界标 1 = medicines和 names

二级从句: 射体 2 = 界标 1 = medicines和 names 界标 2 =

the same name和 the same substance

以上为原作者对此事件的识解方式。那么译者会不会选择和原作者一样的识解方式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确定的。译者关注的焦点不同, 其突显的部分也会不同, 译者完全有可能把原文的任何一个界标最大突显出来作为射体, 因此识解结果也充满了不确定性。译文可能是:

(1)他清理了药品的混乱状态。这些混乱, 有的是由同名但不同性的药造成的, 有的是由同性但不同名的药造成的。

(2)同名不同药和同药不同名的情况引起了许多混乱。他把这些混乱给清理掉了。

(3)同名不同药和同药不同名所引起的混乱被他给清理掉了。

译文(1)与原文的识解差不多; 译文(2)把原文中最不突显的部分识解为最突显的部分; 译文(3)则把原文次突显部分即射体 1 confusions识解为最突显部分, 而把原文最突显部分 he识解为最不突显部分, 这些都是由于译者的关注焦点不同引起的。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 译者在感知体验即识解原文的过程中, 由于详略程度的高低、背景知识的差异、视角的差异和突显焦点不同, 译者对原文的识解就会不同, 从而导致了翻译的有限度的不确定性。同时, 影响识解的各因素之间具有层级之分: 最基层的为背景知识, 中间层为详略度、视角和突显, 最表层为识解。而处在中间层的详略度、视角和突显三因素之间又是相互制约和相互渗透, 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 参考文献:

- [1] 王寅. 认知语法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 [2] 鲁迅. 鲁迅全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 [3] 兴万生. 裴多菲评传[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 [4] 吕俊, 侯向群. 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5] 魏家海. 古诗英译中的叙事视点[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4).

(责任编辑: 文爱军)